

# 与张根生的一面之缘

## ——重读孙犁系列随笔

□侯军

怕不能去了，实在遗憾。这些年，虽未见面，但时常听到你的消息，知一切顺利，非常高兴。

“一九四五年冬季，我回到家乡，有时也到县里去。那时县里正在建造纪念抗日烈士的碑塔。县委书记张根生同志很爱好写作，对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非常热情。他告诉我一些烈士事迹，要我撰写一篇碑文，这是不能推脱的。我回到家里，就写了这一篇。”（《孙犁文集·第三卷》第38页）

孙犁所说的“这一篇”，就是《三烈士事略》，写于1945年12月。而上面引述的这段话，则写于1962年9月22日，出自孙犁为这篇碑文所写的《后记》。

由此，我不仅记住了碑记中写到的三位烈士，也记住了被孙犁先生称赞为“爱好写作”“非常热情”的这位名叫张根生的县委书记。

孙犁一向不太喜欢跟官员打交道，但是跟这位县委书记却一直保持着联系。这一点，从他20世纪80年代还在与张根生通信，就可以看出来——在《芸斋书简》中，收录了孙犁致张根生的一封信，摘录如下：

**根生同志：**

多年不见，时常念及。杨国源同志带来大函，敬悉一切。

我自入城以来，时常患病，近来因脑血管疾病，已很少出门。

抗日战争材料，亟应抓紧整理。我的看法是：当前应采取“各自为战”的办法，由老同志回忆，找手下的人记录。有了材料，再征求别人意见，充实修正。不要搞大摊子。也不要总是开会，那样旷日持久，搞不出具体东西。有了完整些的材料，再在这个基础上写电影脚本。这个看法，不知合适否？请你考虑。

因为身体关系，安平之行恐

文中所记的事情原委——

“记得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，孙犁从延安回到故乡，继续担任冀中导报记者工作……那时，我已担任安平县委书记，因此，我俩接触较多，记忆较深的有两次。

一次是为家乡的抗日英雄雕刻碑文之事。那是在1945年12月的时候，他和王林（冀中文联主任）先来到安平，过了一两天后，闫子元同志（也是安平人，时任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，1930年就担任过县委书记）也来了。……当时安平县委正在讨论要修建一个烈士陵园，以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们。此事向闫子元等同志汇报后，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成。……孙犁同志虽然大多数时间在外地工作，但他十分热爱家乡，当他了解到家乡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事迹之后，主动提出，要把二区区委书记刘英等三位烈士的英勇事迹篆刻在碑文上，让后人永远铭记。”

这样，就与孙犁先生的《后记》所述的上了号。对20世纪80年代的那封信，张根生也讲得很清楚：“1984年春季，安平县委发出通知，要召开一次老干部座谈会，收集整理安平县委建立以来的革命历史资料，特别是八年抗战的资料，编写党史和抗日战争史。当时是我亲自写信邀王林、孙犁两位老作家回来参加活动。孙犁同志收到信后，特地给我写了一封回信，他表示十分赞同和支持这个活动，并对活动的开展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。当时由于他身体不好，未能参加。”

这两段引文皆出自张根生所著《和谐与小康》一书。（海天出版社，2006年2月出版，第339—342页）。这是来自当事人的直接反馈，两相对照，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孙犁先生当年落笔为文的衷情。不过，有一个时间点出现了“错位”：孙犁复信注明的时间是1982年2月10日，而张根生先生的文章却说是1984年春季，相差两年。这当中肯定有一位是记忆有误的。究竟错在何方，恐怕就不能全靠我来臆测了。

发布会的“前戏”大概有半个小时，随后，各方代表的发言就进入程序了。我的发言被安排得比较靠后，我便还有几分钟时间，在那张印有“银湖旅游中心”字样的白纸上，匆匆草拟了几行简单的发言提纲——非常幸运的是，在我珍藏至今的张根生先生的这个签名本中，竟然还夹着那张发言提纲，其中一点就标记得：从孙犁先生与作者的交往来“切入”主题。在此，不妨把这段文字引述如下——

“今天见到张老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，二层意思：一是张老是河北安平人，在我曾经供职的天津日报，有许多来自冀中导报的老同志，口音都是这样的，我很熟悉。二是，我刚才翻看了一下书里的文章，发现张老与孙犁同志不光是老乡还是老战友，确切地说，是老文友，有过跨越几十年的文字交往，这实在太难得了。我与孙犁先生同在一家报社十多年，他是我的老前辈，也可以说是我的恩师。今天，我以一个晚辈的身份，读到前辈之间的友情和文字，确实感到很亲切……”

如今，旧景重温，我相信，当我上台发言的时候，应该是把面前的这位作者，曾经当过什么大官、拥有多大的权力，忘得一干二净了。面对这位慈祥的老人和这样的“官事活动”，我不能再简单地说不喜欢也没兴趣了，因为这当中不仅融入了浓浓的情感，而且有了些文化含量。

2008年1月，也就是与我见面的两年之后，张根生先生去世。这一面之缘，遂成被收藏的记忆。

2023年2月14日，于北京寄荃笔



## 好吃螃蟹

□朱素颖

我童年时在湛江长大，那里三面环海。我好吃螃蟹的习惯，应该就是那时养成。

记得那时有两种螃蟹最上得了场面——花蟹味鲜，膏蟹味浓。每有渔船回港，空气里都弥漫着丰收的喜悦，一篓篓螃蟹既熟且咸，行家此时去挑，总能买到一两个重壳蟹，回家白水清蒸，蟹肉鲜甜无比。

离开故乡后，吃过澳门咸昌记的“水蟹粥”，初尝时便让我秒回童年，那货真价实的海味，感觉已胜过任何一家酒楼的首本名菜。水蟹肉薄，但鲜味不损，用来煲粥，是物尽其用的大巧。湛江人蒸蟹，好加紫苏，谓之紫苏气味，可中和螃蟹之寒湿，但紫苏气味霸道，与蟹同蒸，直似辣子鸡、花椒鱼，有“抢戏”之嫌，失了“君臣之道”。不过此法适合劣质蟹，唯好蟹会觉可惜。

如今在海外访学，经常见一些家庭主妇在超市买蓝蟹。这种蟹个头娇小，八爪通杆碧蓝，蟹钳前端艳红，蟹盖微呈青绿，堪称“蟹中西施”。难得的是它味道也鲜美异常，且价廉物美，不论大小，一美元上下就有一个。有趣的是，超市卖的蓝蟹全是雌蟹，圆脐胖足，不用掀开就能看到光澄的膏。蒸熟后，红色的蟹黄铺满蟹盖，用挖勺挖着吃，每一口都让人满足。蓝蟹的蟹肉也结实饱满，我每次绝对会吃得

一丝不剩。一边吃，一边想起民国老照片里的上海滩穷人只能靠吃大闸蟹度日，一张大圆桌摆满熟蟹的凡尔赛情景，不禁莞尔。

吃蟹除了要有美酒，佐酒也是最佳。用日式酒壶温上一壶花雕，配上一盘蓝蟹，慢斟细酌，不用有雪，也诗意满屋。但上好花雕难寻，在美东最易得的是白葡萄酒，尤其是纳帕谷的葡萄酒，无论价钱还是质量都与蓝蟹旗鼓相当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配清酒与果酒，有一款柚子酒，清爽滑腻，甜酸涩苦正好，用来就清蒸蟹，甚是风雅。

除了蓝蟹，美国的帝王蟹也远近闻名。它个头豪华，鲜美清甜不减半分，弥补了“鲑鱼多刺”的遗憾。每年广州“六月黄”（即“童子蟹”）上市时，美国马里兰州25美元一位的自助餐里，帝王蟹脚便可任吃。但若非当季，折回人民币也要约千元一只。然而，每次去吃便宜的帝王蟹脚，我便会想起以前在广州黄沙水产市场临街的档口吃蟹的情景，想起上大学时潮汕同窗曾专门带我去吃当地出名的生腌蟹的情景。大快朵颐之时，不知为何竟会潸然泪下。

岁月有脚，转眼已大学毕业廿年整矣。人生亦如螃蟹，在浸润中逐渐入味。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邮箱：hj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

《竹窗上的“舞蹈”》羊城派二维码

## 但有书香润华年

□陈赫

初一杯清香的茶，捧一本心仪的书，静静地展开一段心灵之旅，时光便在茶韵袅袅、书香阵阵中缓缓流淌。

关于书，我最初的记忆来自父亲小时候给我讲的《水浒传》。那时候，家里经常停电。昏暗的烛光下，父亲为了哄我更好地吃饭，开始给我讲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“武都头血溅鸳鸯楼”“鲁智深倒拔垂杨柳”……一段段带着豪情的故事，就这样打开了我童年里的新世界。林冲、鲁智深、武松等一个个好汉的名字，在我心里扎根，让年少的我幻想着有一天也可以大旗一展，登高一呼。每每听到入神之处，父亲便会微微一笑，说一句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。终于在某个“下回”里，我悄然长大，学会了自己阅读。

高中时，我开始读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这本百万字的巨著，我反复读了八遍。年少时，总被少年与少平这对倔强兄弟感动到落泪。他们平凡无奇，为理想生活披荆斩棘，又一次次被打回命运起点，跌跌撞撞，却又一次次打回命运起点，跌跌撞撞，永远心怀希望，活得热气腾腾。最触动我的是，孙少平高中毕业后，面临回家种地的未来，田晓霞对他的一段话：“不管怎样，千万不能放弃读书。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。满嘴说的都是吃；肩膀上搭着个褙子，在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；为几根柴火或者一颗鸡蛋，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。牙也不刷，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囤……”这些话在我的心里掀起了巨大波浪。慢慢地，我发现，看别人的故事，就是在读自己的人生。

高中毕业后的暑假，我翻到了著名军旅作家兰晓龙的《士兵突击》。这本书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大榕树家中的“龟儿子”，新兵连中的“骡子”，草原五班“反着跑的那只狗”，钢七连的“舜兵”，甚至到了老A以后“过于单纯者”。挨骂、出丑，家常便饭，先天条件不够好、反应慢、身体不协调，情商、智商无不堪忧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浑身一无是处的人，却靠着坚持与真诚一步步成为“兵王”。因为他的故事，我坚定了要投身军营、报效国家的信念，坚信唯有一身戎装，才是男儿本色。

一册书、一页文、一句诗、一个词，一个个身影，一段段情节，都在拉长着年华的身影；揣摩过的每个字，体会过的每句话，都在给平淡的日子赋予新的意义。花开留香，而当我们寻到一本书籍，沉淀自己，轻轻把灵魂安放，总能在阅读中体会另一种惬意人生，也能在书香里找回自己的初心。感谢阅读，让我找到方向，给我力量。

## 大美中国

### 龙湖古寨

□文图 黄春魏



正门檐角飞扬



小店装饰有特色



古街的阳光

去龙湖古寨的旅途颇有意思。沿着堤上的路慢慢向前开车，沿途波光浩渺，浩浩长空一扫纤尘，映在粼粼水面上，跟水边的竹林、芭蕉树、纵横生长的杂草林木一起，构成一幅绵延不断的画卷。景随水转，让人不知不觉间已过，恰如追着一部波澜迭起的好戏，巴不得就怎么不停走下去。一直到了龙湖古寨，才知道在路上竟多磨蹭了半个多小时。

龙湖古寨古寨被誉为“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”之一，地处韩江流域昔日的出海口。它曾经是潮州历史上水运最活跃的地方。后来因为汕头港崛起，龙湖古寨慢慢退化内陆。经过重新修葺，它摇身一变，成了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旅游胜地。这里仍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群，线条简约，风格典雅，里面的木雕、石雕等精美而不流于繁琐，秀丽而富于韵味，充分体现了潮汕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人文底蕴。

龙湖古寨的正门就在江边，呈山字形，被郁郁的大树簇拥着。城墙以灰白色方砖砌成，古朴庄重。城楼上的飞檐如同对称的龙角高高翘起，石雕斗拱托起了城楼顶，让它宛如乘风破浪的巨舰。下面是榭榭相接的琉璃瓦，让内外风景相互衔接。圆形大门上雕刻着“龙湖”两个金字。潮州人的雅致和灵秀，就在这座正门展露无遗。

走进门里，主大街用石板铺成，两边是鳞次栉比的民居。在统一规划下，民居被分割成一格一格，在居住其间生命的隙隙下，又有了不同的风貌。有的呈现出寂寂安宁的气息，似乎主人外出未归，又或是还没有起床，小门开着，里面的水边边卧着半旧的水桶；有的却热闹闹地以烟火气息示人，在门口用古旧的铜锅煮粥，或其他各种糕点，溢出的香气长了翅膀一般四处弥漫，牵住了许多

匆匆来往的脚步。

离城门不远处有一家小店，圆头圆脑的青年店主把热腾腾的一板酥糖端上案板上，木工做家具似的小心切成方形的糖，随切随送。他身后的油锅里，黄澄澄的油中睡着一个个还没有醒过来的圆形糯米饼。这既是现炒现卖的艺术表演，又是活色生香的小吃营销。酥糖还带着余温，进了口就跟牙齿打个嘎嘣脆的招呼。花生跟糖的香气融合交汇，呈现出美好的世俗烟火味道，让肠胃跟心也不由自主地呼应着，视觉的美感在转眼间就内化成为齿颊间持久的袅袅炊烟，恰如一声轻描淡写的乡音，勾起许多人心中心久违的儿时回忆。

我向来不喜欢甜食，也忍不住买了几个。很平常的小吃，却因为配料跟火候恰到好处，让人念念不忘。

沿着古街继续前行，脚下的石板有种饱经沧桑的安详，被阳光亮得耀眼。远远近近的苍黑屋顶，被风雨剥蚀过的民居似乎模糊了线条，像朦胧诗一般充满不确定。路边的小店在古色古香上大做文章，用厚重的古董架、精致的有人在地面摆的摆设与装潢，介绍着各种商品。比如一家茶坊，墙上挂着琵琶等乐器，还有潮州名演员的水彩剧照，角落点缀着竹编食盒、竹凳、陶罐等老物件。年迈的主人坐在对门的茶桌边，笑容可掬，恰如一尊潮汕木雕。如果有人经过，他务必请人到里面，来一杯热腾腾的潮汕工夫茶。买不买茶叶，随缘。他说，壁上的水彩画，是他儿子画的。然后，他就拿出一本厚厚的画册，介绍着龙湖古寨的前世今生。于是我们又不知不觉上了一堂民俗文化的课。

在龙湖古寨徜徉，不知不觉就驻留了许久，一种特有的人情味总令人悠长回味。

## 六十载红岭变绿岭

□刘沃民

家乡广东省台山市是著名侨乡，其中冲蒔镇有块地方叫红岭，现叫台山市红岭种子园，我曾是这里的“开荒牛”。2023年春节前，红岭种子园给我发来短信，说建园60周年之际，拟出本纪念册，我便借回乡扫墓之机，顺道前往探访。

我同红岭结缘，同林业结缘，源于当年“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”的号召。台山市要在红岭建“红岭国营苗圃”，我是冲蒔镇乡团支部副书记，自然身先士卒。有一天晚饭后我带一些团员在乡政府后面空地上挖土、整地、插秧、育苗，一位文质彬彬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、讲广州话的青年来到工地，教我们如何插秧育苗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县林业科技人员邓华征。过了几天，他再来，邀请我到他们苗圃场工作，让我去乡政府开个证明就行。1966年2月的一天，我走了几里路，见公路边有一木牌坊上面写着“国营红岭苗圃”，便进去找到了邓技术员，谈好是先当临时工，月工资28元，一年后转正成为林业工人。

旧时红岭的环境很荒凉。水坑边附近的坡地上的一座用泥砖茅草搭建的房子，既是牛舍又是职工的饭堂。旁边一栋长形砖瓦房便是职工宿舍，就是红岭苗圃的大本营。职工加干部共9人，还有一头牛、一匹马，劳动工具主要是犁耙、扁担、水桶等。宿舍不远处是露天粪池，一走近苍蝇便嗡嗡叫，臭气熏天。宿舍后面有个小山坡，站在高处望，四周的山头一览无余，光溜溜的，不见一棵树，只有秃毛草随风摇摆。高处的土质坚硬，黄土、红土夹着火烧石，难怪前人将这一带叫红岭。中间地带土质松软，近水地带则是黏土。这里气温早晚凉，中午闷热，雨后的太阳一晒，地面就会冒出水蒸气，环境相当恶劣。

我们早年的开发工作，集中在台冲公路西北面山坡。先在房子旁边整地育苗，苗长到几寸高就移植到大田去种。小苗种下了，开始几天早晚要淋水，水从山脚下一担一担地挑上来，天天如此，我们每天肩膀红肿、腰酸背痛，脚板底都在发酸。树苗长高要靠肥料，肥料主要是大粪。大粪用汽车或牛车从台城运来，用大桶装着，一桶上百斤重。装粪车一到，有人爬上车搬粪桶，有人在地面接，一桶桶倒进粪车发酵，等几天再稀释后挑去育苗。装粪、施肥那一天，满身臭气，吃饭时想想都恶心。

秋冬挖树穴，供春天植树，也是个苦活。小树穴要求一立方市尺一个，大树穴要求一立方米一个，大家一锄一锄地挖。有一天我挖了一个小树穴100个，结果那晚腰酸背痛，彻夜难眠。杀虫也是苦差事，幼苗移植大田后，地老虎将根咬断，小树便枯死了。我们就将炒米糠拌上农药，捏成小团抛到地里去毒杀地老虎。冬天地老虎飞来，专咬小树顶部嫩叶。我们就早早起床，钻进小树林，趁地老虎夜里冻僵的时候，一只只地捉。

没日没夜干了两年后，小树长大了，山开始变绿。种细叶桉的片区特别惹人爱，它是速生树，树干笔直，叶子婆娑，黄昏时晚风吹来，整个山头的细叶桉都在摇动。这时大家便感到汗水没有白流，心里都十分欣慰。

转眼到了1958年。红岭苗圃易名为沙岗湖农场红岭分场。上百名从县城机关、文化部门、商业系统等苗圃调来的干部进驻红岭，整个农场顿时热闹起来。大家在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感召下，响亮提出“誓将红岭变绿岭，誓把荒山变花果山”的口号。这时，用履带式坦克改装的拖拉机开来了，沉睡的荒山响起隆隆机器声。利用这“大家伙”，我们向东部开拓扩张，翻耕出大片山地。那些日子，大家劲头十足，白天大干，晚上挑灯夜战，挖山塘、筑水库，上山种树，水稻和养猪业也搞起来了。我触景生情，写了一篇《红岭初绿》的稿子投寄台山报，歌颂了这群开拓者。刊发该文的报纸一到，大家轮流传阅，对我投来羡慕的眼光。

如今重回种子园，走下车，已见满目绿林葱郁，昔日的荒山野岭早已变了样——红岭变了绿岭。毕业于仲恺农校、扎根红岭种子园30年的林昌明队长带我们参观，如数家珍地介绍着种子园的情况。在湿地松片区，他告诉我们这是从哪里引进的、与哪个科研部门合作培育出来的；路过一棵毛草随风摇摆的丛丛小树，他又告诉我们，这猴耳环是近年开发的药用品种；最后走进一个大棚架，这是开发旅游业务的片区，头顶、身边开满了紫红色的、黄色的、绿色的禾雀花，一串串一团团地争芳斗艳，引得游客们欢欣雀跃，不停地拍照。据说还有科普基地，后因天色渐晚，我们没能前去欣赏。

我在红岭工作了4年，1959年春节前离开，至今已60余年，面对红岭的巨变，我不由感慨万分。几经风雨，这里从苗圃、农场、林场到种子园，如今已晋升为国家级林木良种繁育中心、全国特色种苗基地，曾荣获国家林业部授予的“全国林木良种基地先进单位”称号，获国家林业局颁发“林木种苗先进单位”奖牌，广东省也颁发了“绿化广东贡献突出单位”的奖牌。园内现有各类专业人才近30人，经营总面积4700亩，其中湿地松就有1000多亩，还拥有一批科研、储藏等的设施，是个功能比较齐全的林业基地。园长林昌明被国家林业局授予“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”的称号，并获“广东省科技进步奖”一等奖。

红岭种子园成了台山市、江门市的一大品牌，省内外慕名前来参观取经的人真不少。红岭人凭着“团结、拼搏、开拓、奉献”的精神，还会继续创造出更佳业绩，创造更辉煌前景。